

负暄琐话

《诗经》是中国诗学的“万法之源”

□ 范云飞

中国是诗歌的国度，而《诗经》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“万法之源”。明代学者杨慎说“《三百篇》为后世诗人之祖”，稍后的胡应麟也说《诗经》“文义蔚然，为万世法”。因此，要想深刻理解中国文学，就非得对《诗经》下一番功夫不可；同样，要想理解《诗经》，也必须将它放在中国古典诗歌“万法之源”的地位上去理解。脱离了《诗经》，我们对后世诗词的认识必然是浅薄的；脱离了中国的诗歌传统，我们对《诗经》的理解也是孤立的。可以说，《诗经》是中国诗学理想的最高典范，也是中国诗学的源头。

经学还是文学

在传统的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分类法中，其他诗文集都属于“集部”，而《诗经》却属于“经部”，这足以看出《诗经》地位之尊崇，古人阅读《诗经》也基本上是以“经学”的眼光而非“文学”的眼光。比如，《诗经》的开篇就是《关雎》，现在大多认为是一首恋爱诗，从内容来看的确如此。但古人是如何理解这首诗呢？他们说：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，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”也就是说，《关雎》这首诗表彰了周文王后妃的德行，她忠贞贤淑，能给君王举荐贤才，还让妃嫔和睦相处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简直匪夷所思，从《关雎》的文字之中也很难看出这些东西。但是，这种看法至少从西汉初期就产生了，而且在两千年时间里一直是主流，被绝大多数人反复诵读，深信不疑，说《关雎》是恋爱诗的反而是另类。

由此，我们对《诗经》似乎可以采用两种理解方法：一种是经学的，一种是文学的。如果认为《关雎》是“后妃

之德也”，那就是经学；如果认为是恋爱诗，那就是文学。我们可能还会形成一种印象：经学荒谬迂腐，文学清新脱俗，应该完全抛弃经学的立场，将《诗经》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就可以了。但是，《诗经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“万法之源”，如果采用文学的视角，仅仅将它当成一部普通的诗集来研读，那么它除了年代比较早之外，与其他诗集还有什么区别呢？从纯粹的艺术水准上来讲，难道《诗经》就一定比《楚辞》《文选》或者唐宋词高明吗？更为关键的一点，两千多年来的学者、诗人正是在将《诗经》当作一部经典的前提下，才从中发展出精微奥妙的诗学理论，才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。

自从我们采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之后，传统经典的研究也被强行划进了文、史、哲等不同的学科之内。比如，《诗经》被划进文学领域，《左传》被划进史学领域，《周易》被划进哲学领域……本来内涵丰富的经典就这样被割裂而变得片面而浅薄了。对于《诗经》而言，我们本来可以从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语言学等不同视角来阅读，如果只有文学一途，不是太狭隘了吗？而且如果不对《诗经》之“经学”有所了解，也难以理解它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“文学”意义。

总而言之，所谓“经学”“文学”云云，都是人为制造的藩篱，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《诗经》的束缚。我们不必抱着文学的视角而批判经学，也不必守着经学的家法而鄙视文学——只知文学而不知经学，那么对《诗经》的理解就是片面而浅薄的；只知经学而不知文学，则是迂腐而落后的。只有以经学为根基，用文学的眼光看待《诗经》，才能理解它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奠基性和始源性意义。

抒情还是言志

孔子说：“《诗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又说：“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《诗经》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不妨用“诗言志”这几个字概括。《尚书·尧典》说“诗言志”，《庄子·天下》说“《诗》以道志”，《诗大序》说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，都是在强调“诗”与“志”之间的关系——“诗”是用来表达人之“志”的。

“诗言志”不仅是《诗经》的主旨，也是中国诗学的第一条原则。清代诗人袁枚说：“千古善言诗者，莫如虞舜。教夔典乐，曰‘诗言志’，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；曰‘歌永言’，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；曰‘声依永’，言声韵之贵悠长也；曰‘律和声’，言音之贵均调也。知是四者于诗之道尽之矣。”袁枚的意思是，诗歌要抒写性情，形乎歌咏、声韵悠长、音调和协。诗歌最为本质的性质是其音乐性，《诗经》、汉魏乐府都是可以披于管弦、发乎歌唱的，后世文人作诗，也讲究音韵调谐，宫商圆转，这是中国诗歌的至高境界。

《诗大序》中也有一段话与此相通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”这段话是说，诗歌是人心中之“志”的外在表达，“志”就是郁结于心中的感情，感情太强烈就要说出来，说出来不足以发泄，就进而嗟叹、歌咏、舞蹈。诗歌就在抒发感情的过程中产生了——它以“志”为根本，以歌咏、舞蹈为形式，以“吟咏性情”为功用。

古人云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《诗经》所写的内容其实很简单，

不外乎人饿了想吃东西，劳作累了会有抱怨，年轻男女想谈恋爱，等等。这些都是人类最简单、最淳朴的感情，也是人人都会有的感情，并不神秘也并不高贵。诗歌并不是少数“精神贵族”的独享之物，而是人所共有的，好的诗歌就在于它能说出人人都有但难以抒写的情感。比如，盛唐之诗通篇写钱、写酒、写求官，但通篇都是个洒脱风流之态；而后世有的诗人，绝口不提钱字、官字，但仍不免促狭猥琐，一脸寒乞之相。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“抒情”，若无情可抒、无事可写，则不如不写，免得矫揉造作，故作姿态。

抒情要有所节制，不能过滥，这也是从《诗经》中引发出来的诗歌传统。孔子说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《关雎》抒写快乐，但不过度；抒写哀伤，也不过分悲痛。节制地抒情，得体地表达，拿捏好分寸，把握好节奏，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，也是中国人的特点。《礼记·经解》说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”，受到《诗经》教化之人，会有温柔敦厚的品格，因为他们从《诗经》中可以体会到人类共有的感情，学会了如何节制而又得体地表达出来。《诗大序》说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发乎情”就是抒情，“止乎礼义”就是要节制而归于正道。在古人的观念中，诗歌不仅可以抒情，也可以涵养道德、修身养性，学习诗歌并不仅仅是学会了一门技巧，更是掌握了一种涵养情性的方法。诗歌之精粗，不在技巧之优劣、文辞之繁简，而在格调之高低、分量之大小。

抒情不能是空洞的，而要有所依托，从某些具体的物事开始说起，这也是从《诗经》开始的一个传统。《诗大序》说“其中有六义”，即“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”，其中就有“比”“兴”之义，借他物以寄托情感，这在《诗经》的篇章中

极为常见，也是中国诗歌“兴寄”传统的起源。

风雅还是讽喻

《诗经》是中国诗学的理论源头，历代诗人都以《诗经》作为典范和目标。李白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开篇就说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，这是要以“大雅”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；杜甫说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，也是以“风雅”为指归；白居易开创“新乐府”，以讽喻诗为主，则是自觉地继承了《诗经》“美刺”的传统。像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这些大诗人，都是沐浴在《诗经》的经学传统之中，从中汲取诗学养分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。

不仅如此，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，还有一种很占主流的“退化论”观点，认为从《诗经》《离骚》之后，诗歌水平就在不断下降，宋不如唐，唐不如汉魏，汉魏不如先秦，甚至评价一个诗人水平的高低，就是看他能多么接近《诗经》《离骚》的水平。杜甫那个时代，人们评价“初唐四杰”是这样说的：“纵使卢王操翰墨，劣于汉魏近风骚。”这是说，在“四杰”比不上汉魏之诗，因为汉魏之诗与“风骚”比较接近。在成都杜甫草堂中有一副对联，可以看作后人对杜甫的评价：“歌吟成史乘，忠君爱国每不忘，诗卷遂为唐变雅；仕隐好溪山，迁客骚人多聚于此，草堂应作鲁灵光。”也就是说，杜甫之诗可以看作唐朝的“变雅”，还是在继承《诗经》的传统。按照《诗经》的经学观点，有“风”有“雅”，两者又分别有“正”有“变”。大体来说，“风”不如“雅”那么崇高，而“变雅”又不如“正雅”那么醇正，杜甫之诗就大概相当于“变雅”的地位，其实这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。

以上所说的“风”“雅”“正”“变”“美”“刺”等概念，都是《诗经》经学中的基本术语，也是作为“文学”的中国诗学核心观念。不理解这些，就难以理解李白的“大雅”到底是多么崇高的目标，杜甫的“风雅”是多么殷切的期望，白居易的“美刺”是多么伟大的担当。

按照《诗经》的经学观点，诗歌反映了政治的兴衰治乱——政治败坏，则人民生活痛苦、道德沦丧，则人所吟咏的诗歌便是淫靡或愤怒的。统治者通过观察人们的歌咏，就可以了解国家治乱的状况。《诗大序》说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随着治世、乱世、亡国之不同，人们的歌声也会发生变化。一国之事谓之“风”，天下之事谓之“雅”，盛世和乐之诗谓之“正”，衰世怨怒之诗谓之“变”，后人评价杜甫是唐朝“变雅”，也是基于这个理论。

因为拥有反映政教治乱的功能，所以诗人也可以有意识地创作诗歌，向统治者“讽谏”，进行委婉地劝谏，这也是《诗经》“风”的含义。《诗大序》说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《诗经》有许多篇章，比如《硕鼠》《伐檀》等，都表达了怨怒之意，也起到了讽喻、劝谏的目的。后世诗人自觉继承了《诗经》讽谏的传统，其中荦荦大者，比如杜甫之“三吏三别”，白居易之“新乐府”，都可以纳入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之中。

由此可见，只有将《诗经》放进中国诗歌传统之中，才能凸显其价值；如果我们只是从《诗经》中挑出几首作品，用“语文”的方法来鉴赏之，这就忽视了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之中的真正地位。

（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）



我的画廊

观矮寨大桥

九曲回肠盘古道，问天台上雾岚飘。
通途跨壑飞虹彩，疑是仙宫架鹤桥。

德夯苗寨

千年苗寨古风淳，曼舞笙歌动客心。
火把夜来情意厚，拦门酒烈最殷勤。

观南山云海

燕山煮海胜蓬壶，岚气迷蒙满翠铺。
何处笛声云里脆，仙姑听后动心湖。

长安小醉

聚会同窗廿载尘，低吟浅酌别情中。
不知谁领山歌起，醉煞八方不惑人。

城步大寨情

六月山歌岭上飘，鼓楼千载古风遥。
拦门酒宴芦笙曲，一步倾城侬女娇。

伤荷

荷池幽梦牵吾袖，花谢无名泪暗流。
物是人非徒感慨，肝肠欲断寸心柔。

（湖南省城步县西岩镇中学 宋阳玲）



《白菜草虫》
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
马煜

征稿

“我的画廊”栏目长期征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、绘画类作品，请自选10幅作品，将作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。发送作品的同时，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简介、联系方式等资料。

拍照要求：拍摄清晰，无阴影和明显褶皱，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调色，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修饰。

邮箱：2606193792@qq.com

吟游

不妨走后山

□ 徐剑峰

狼山已来过多次，所以没费什么力气便已登上山顶，然后悠闲地信步下山。很是奇怪，以前数次来狼山都是原路返回，今天误打误撞，竟顺着山后的石阶一路下来。同是狼山，山前山后所见景象却迥然相异。不必说迤迤回环的山路和疏落可数的游人，不必说笔直擎天的苍翠杉树和随意蜿蜒的林间小路，也不必说弯弯曲曲的溪流和散落草丛的鸟兽，单是那几乎密不透风的草色便让人惊叹。

妻说，这里的草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草了。没人踩踏，没人锄刈，率性而生，自由自在。的确，放眼望去，山后这一大片狭长地带，密密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。草叶的形状各式各样，或长而窄，或宽而细，或圆如玉，或裂如掌，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造物者的神奇。草秆的个头也有高有矮，或成片毗邻而生，或共生一处高低错落，或离群索居在矮草丛中“独树一帜”。草的种类也可谓繁多，有乡间常见的狗尾草、车前草，也有三叶草、麦冬草，还有许多我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。它们朝夕相处，平等而居，没有高贵卑贱的区分；它们同沐阳光，分享雨露，共仰蓝天。

一路走来，几乎未曾停顿，于是我建议找个地方歇息片刻。恰巧几步远

的前方，石径左侧有一条长石凳。妻在一头坐了下来，女儿随即也奔了过去，却面对石凳踌躇着不肯落座。我走上前，只见一棵油菜花恰好紧挨着石板的边缘，长在石凳中间，那一簇金黄的花穗正冲着树缝间洒落的阳光笑意盈盈。很显然，女儿想把石凳的另一端让给我，自己坐中间，可面对突兀在中间的油菜花，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她思忖片刻，然后俯下身子，用胖胖的小手将油菜花可爱的小脑袋轻轻地按进石凳。倏地，它却又从石凳的另一边调皮地探出头来。

歇息片刻，又继续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。一路和风轻吟，绿枝微摆，枫叶、竹竿、白墙、幽院、小桥流水、禅语警言……一切尽收眼底。尽管行色匆匆，浮光掠影，我仍暗暗感叹此行不虚。绕过缆车塔，来到出口处，眼前又是一番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，刚刚游历的景况恰似桃源一别，又回魏晋。世间的繁华，那些炫目的闪光灯、鲜艳的红色地毯，都像夏日的花儿一样热闹绽放，轰轰烈烈，盛极一时。可当朔风来袭，一切便香消玉殒，灰飞烟灭，只有那冷峻的山，静淌的河，才会穿过悠悠时光，与日月同寿。

他日，我愿只拣世人少处行，因为这选择的是一种冷静、一种自持，同时也是精神栖身的处所。纵然没有南山采菊的悠然，我依然坚定地相信，我所期待的景象会奇迹般地出现在灯火阑珊处。

（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）